

牛粪纪
本

学群 著

牛粪纪 本

学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牛粪本纪 / 学群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360-8698-2

I. ①牛… II. ①学…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9588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李玉玺

书 名	牛粪本纪 NIU FEN BEN 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25 1插页
字 数	150,000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学群，原名贺学群，湖南岳阳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洞庭湖边一个农民家庭。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等，小说《坏孩子》《人的事情狗知道》等。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王 凯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李玉玺

目 录

-contents-

万古长江	001
大河汤汤	033
洞庭古岸·岸和水的时空变迁	049
牛粪本纪	061
螺蚌世家	067
牲猪列传	076
问底	081
问路	089
鱼在水里人在岸上	095
敦煌	101
走进腾格里	108
粮食	115
一个人与一条河	128
草和芦苇的宗教	137

家居动物	150
人与兔子相遇	156
人与树木的对视	160
马原的选择	163
医院这地方	171
人与摩托车	178
二摸爹	180
父亲	185
犁把式	192
兵马俑	199
喇叭筒和队列	206
生命的海拔	212
车在奔驰狗在叫	235
两栖动物	237
进城的树	245
天地有大美	251
通往自然的驿站	263
广丰的老房子	285
宛丘之上	288
一条牛的一生	292
新墙	299
楼兰来的枣子	308
走过草原的季节	312

走向珠穆朗玛	321
失落的油灯	329
废墟的眼睛	335
四十岁以后	347
肉食与生命	350

万古长江

序曲

它是深海里的一滴水。有一天，一只巨型章鱼潜进深海来。随着它的到来，黑暗的深海起了变化。一处地方的变化带动许多地方。在静寂的深海里，这无异于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变。这场事变的结果，它和好些兄弟姐妹一起被装进一只皮袋里。它们不知道，皮袋外面，一场更为巨大的变化正在朝它们涌来。装它们的皮袋又被装进一只更大的皮袋里。一股力量促使它们沿着一条弯来曲去的隧道缓缓向前。当它随着一股排泄物走出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海面上：鱼在身边游，鸟在头上飞，云在空中飘。

后来的事情是一连串偶然：恰好在它浮到最上面的时候，一群鱼游了过来。风把它和几条鱼一同举

起。一只鸟早已等在那里，箭一般俯冲下来。鸟叼着鱼扶摇直上，也把一些水带离海面。鸟一直把它带到很高的地方，才把它抖落。回家的路上，一股气流改变了它的行程。

这是一年中正刮东南风的时节。风吹着水汽一路向西。在大陆边缘，它看到河流如注，那么多的水源源不断流入海洋。海是那么大，装也装不满。而江中的水又是那么多，流也流不完。在中游，江流九曲回肠。山险处，江流也急。再往西，江流散成道道根须，几乎每一道根须最终都通向雪山，在那里饮下阳光和雪水，在那里吮吸天空——原来这一条汹涌的大江，是把它的根扎在天上！

就这样，我们的主人公从大海的最深处来到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在一条江的源头悬浮成雪白的云。云撒入风中就成了雪。雪花在风中牵成美丽的曲线，天空由此走向大地。

雪来到山头上，凝结在那里，陷入沉思。我们的主人公想起它在深海中的日子——这雪山上的一切和深海之中是这样迥然不同：那边有多黑，这里就有多白；那里有多深，这边就有多高；那儿离天有多远，这里离天就有多近！可它们在凝然不动悄无声息这一点上却是如此相同。它们在迥异的两个极点上找到共

通的地方。

它从雪山上走下来的时候，老子刚刚骑了一条青牛走过去。它没能遇上老子和他的牛，它遇上一头喝水的羊。于是，它在羊身上定居下来。直到有一天，它发现母羊的身体正在撕裂。它恰好处在那个位置上，跟着被撕成两半：一半留在母羊身上经历它的痛，还有一半到了小羊身上。两团地面上走动的肉，一团大，一团小。小的跟着大的，那儿有一管温热的汁液在牵动它，就像阳光牵动花叶，就像大地牵动河流。分居两地的主人公——我们姑且叫它云粒子和水分子，就借着温热的乳汁来感受自己的另外那一半。小羊很快长大，连接它们之间的那根纽带眼看也就断了。但是，它们还同在一个羊群之中。羊蹄叩击地面的时候，云粒子和水分子就会听到对方的声音。

有一天，天地间突然涌起一片奔逐声，好像奔腾的江水突然涌上岸来。慌乱中，云粒子和水分子听到对方的声音渐行渐远。

云粒子停了下来，随着母羊的肉和血一起走进一匹狼的身体。那头小羊则携带着水分子继续在草原游荡。狼追逐着羊，羊却在拼命甩脱狼。一滴水追赶自己的另一半。有时它们走得如此之近，几乎就要合到一处。它们是如此渴望着对方。狼也在渴望着羊，可

是羊拒绝狼。一直到最后，它们也未能走到一起。狼倒在地上，云粒子长进一棵树。它住在树身里一动不动，只有过往的岁月走进来，带来外界的消息。那一年孔子看过南子回来，想修理他的牛车。假如它的树身再大一点，就有可能置身于圣人的屁股底下，顺带也沾上一些圣气。它没有来得及赶上趟，牛车走了过去，留下一段春秋走进树身。有一天，树身上长出一只蛹。蛹孵化为蝶，飞走了。等到它飞走了，才知道那是庄子的一个梦。织布的孟母在教子，日月如梭。树被伐倒，做成船。船航进江中，遂想起它身上还有孔夫子说过的一段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时候，它的另一半在哪里呢？羊从狼那里逃走，却在喝水时陷进泥潭里。它的身体就像一座食物的城堡，繁育了无数生命。其中的一只被青蛙捕到。青蛙把它的卵产在一个小水洼里。没过多久，整个水洼黑压压一片全是小蝌蚪。所有的小蝌蚪都在等待雨水。可它们等来的是太阳。小水洼一圈圈小下去，小蝌蚪拼命往里面挤，把别的多挤出去一个，自己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那些被挤出去的，要么被鸟儿啄走，要么晒成干皮，被蚂蚁簇拥着浩浩荡荡向陆地开进。只有极少数小蝌蚪等到雨水来临。地面上到处是水，它们跟着水流欢快地游开了，游进一片大水洼。

一条鱼一张嘴，一只小蝌蚪的快乐就此结束，它身上的水分子到了鱼那里。有了这只小蝌蚪，小鱼就有了足够的膂力往前游，游到附近的河里去。小鱼如愿以偿。可是，一条比它大的鱼早已等在那里。小鱼的全部努力，连同一只小蝌蚪曾经做过的努力，到头来只是成就了另一条鱼的午餐。食物链，对于那些消失的生命来说，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字眼！可是，事情就是这样。蝌蚪求生的努力，对它自己来说似乎是多余的，可它把这一份努力传递给了小鱼。小鱼游到河里，把它传到一条稍大的鱼。稍大的鱼又被更大的鱼吃掉。大鱼顺江而下。岸边有一个哭哭啼啼的诗人，在念叨他的花呀草呀，把不少泪水抛入江中。后来干脆把他自己也抛进江中。他以为他可以游得跟一条鱼一样吗？其实他连一只螺蛳也不如。他以为他可以喝得下一江春水吗？其实他喝不了这么多。

鱼游下去，雁飞回来，多少时光从江里头流走，游出去的水分子搭乘大雁又回到它曾经出发的地方。

就这样，天上飞的水分子和水里游的云粒子终于走到一起。这一切就像一个梦：水在地上，天来到水里。船在水里游，同时也在天上。鸟在天上飞，同时也在在水里。船不太清楚它是不是在飞，鸟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游。分成两半的水在同一条江上游和飞，一

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它们不知道彼此离得很远，还是很近。

有一天，天上的雁落入江中，化身为鱼。船和鱼在同一条江上往来，所有的相逢都只是错过。

鱼被人捕到的时候，那只船也已散成木板，被人打捞上岸。打鱼人用那些木板来煮那条鱼。分开来的水，相会的方式竟然是火！水火不相容，命里注定它们还要各奔西东。云粒子从燃烧的木板后头溜出来，进了草地。水分子在打鱼人的体内完成了一次奇异的旅行。咸味的液体从他的城门中走出，被一条牛舔到。水分子被囚禁到牛角里头，一直到牛老死。牛身消失了，牛角依旧举在那里。云粒子就在附近传递，先是一片叶子，秋叶飘零，化入泥土。第二年它在一朵蒲公英上醒来。蒲公英打着一朵小花伞，从牛角上飞了过去。它等得太久了，这些花叶注定等不过一只牛角。油菜花开遍原野的时候，云粒子搭乘到一只蝴蝶。蝴蝶的飞行，美丽而浪漫。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无论它去了哪里，最终都归入江水的流动里……

※

那一天，我和八哥在江边看日食，看太阳和月亮走到一起，看月亮把身子挂到太阳上头。日食带从青藏高原那边开始，顺江而下，东归于海，仿佛巨大的

天启一般。

在芦苇丛中，我拔了一根嫩茎来吃。翠绿的汁液一走进我的身体，一下把我心里头的江水唤起！

(一)

一条江为什么流，为什么流得这样汹涌，这样浩荡，这样久长？它凭什么流上一万二千里，流了亿万年依旧川流不息？何年何月，它迈出了第一步？哪里是它的第一滴水？它来自何方，哪里才是它要去的地方？走啊走，就这样不停地走，是否也有走累的一天？它的力气它的能量来自哪里？是什么驱动着它往前走？它流啊流，把一些山流成平地，把一些凹地堆成了山，一万年它背走多少泥沙多少山？它流啊流，带走多少时光多少生命？

※

往上走，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既没有树，也没有草，只有这无边无际，因为晦暗显得额外深厚的土地。大地最本真的颜色，久积的岁月的颜色，夜的颜色，血的颜色。就像黑夜孕育了白天，夜色一般深沉的土地孕育了雪山冰川，孕育了河流。

江流涌动，那是因为大地本来就有着奔涌的冲

动。大地把它的起伏交给江河。江水流走了，山还留在这里。山还在，江水也就一直在流。从这里流出的江水，一直在叙说着山。我们沿着江一路走来，最后看到了山。

雪山耸立，仿佛大地上亿万年的静默凝结而成。放眼大地，这里是把水举得最高的地方，一直举入云端！大地由此通向天空。天空沿着它走下来，就是云和雪。正是这些高举的雪山，预示着一条江的汹涌和绵长。

站在源头望雪山，就像是自己对自己的一次认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滴水找到它的根，一万年以前的梦找回它入眠的床！面对着它，你还能说什么呢？长天大地本无言，人还能说什么呢！可是人在面对它时，又不能不激动，不能不做点什么，不能不张开自己喊上一声！天很大，大得找不着你的声音。它只是看到你张开在那里，像一朵打开的雪花。它打发漫天的雪纷纷扬扬朝我飞来……

大地渐渐沉入夜色，只有雪山高居夜色之上，阳光在上面熠熠生辉，仿佛世界上所有的明亮都凝结到这里。我不知道白天怎么从这里收走，它能把雪也换一个颜色？太阳斜向山的后面，把一些岩石的影子投在雪地上。雪山上的夜就这样开始。

夜很难在上面驻足。夜一到这里，就淡化成一种半透明的梦境。月光就是在这里，被它镀亮。你看那升上夜天的月亮，就是从雪山后面升起。它把满世界的夜色照亮，那是因为它饮下太多的冰和雪。

白天总是最先从这里醒来。天还停在幽深的蓝色里，地还沉在岩石一般的夜色中，阳光和雪却已经在山头醒来。山像一把朝向东南的座椅，冰雪和时光坐在上面，月光把它浸染之后，阳光又在上面积开。赭红的岩体被阳光点燃，又因为冰雪，金属一般发亮。只有在这里，冰雪和阳光才能完成如此美丽的组合！全世界的白天都要从这里开始，生命和阳光都从这上头流来！



时光在雪山上堆积了一万年。冻僵的时光迈着千年的步子，摊开云和雪，摊开幽蓝的底色，履带似的开往山下，长达数十里，气势磅礴。在夜色一般黑黝黝的山地间，它如此洁白如此醒目却又如此宁静地铺陈其间，悄无声息地展布出天地间最为浩大的走向。

那一柱柱岩石般锋利地举起的冰锥，那一丛丛轮番挥舞的冰塔林，就是它踩着天空一路走来的脚步。从这奔涌的脚步间，我分明感到它的激越它的汹涌它的一声声呐喊。那是一座山的呐喊，岩石的呐喊。它